

文白对照全译

資治通鑑

● 北京燕山出版社

资治通鉴

——文白对照全译本

(第十六册)

北京燕山出版社

目 录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一

唐纪三十七 起屠维大渊献,尽上章困敦,凡二年。 … (6289)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二

唐纪三十八 起重光赤奋若,尽昭阳单阙六月,
凡二年有奇。 …………… (6319)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三

唐纪三十九 起昭阳单阙七月,尽旃蒙大荒落十月,
凡二年有奇。 …………… (6349)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四

唐纪四十 起旃蒙大荒落闰月,尽昭阳赤奋若,
凡八年有奇。 …………… (6379)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五

唐纪四十一 起阙逢摄提格,尽屠维协洽七月,
凡五年有奇。 …………… (6411)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六

唐纪四十二 起屠维协洽八月,尽重光作噩五月,
凡一年有奇。 …………… (6443)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七

唐纪四十三 起重光作噩六月,尽玄默闾茂,
凡一年有奇。 …………… (6475)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八

唐纪四十四 起昭阳大渊献正月,尽十月,

不满一年。 …………… (6505)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九

唐纪四十五 起昭阳大渊献十一月,尽阙逢困敦正月,
不满一年。 …………… (6533)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十

唐纪四十六 起阙逢困敦二月,尽四月,不满一年。 …… (6561)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十一

唐纪四十七 起阙逢困敦五月,尽旃蒙赤奋若七月,
凡一年有奇。 …………… (6588)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十二

唐纪四十八 起旃蒙赤奋若八月,尽强圉单阏七月,
凡二年。 …………… (6616)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十三

唐纪四十九 起强圉单阏八月,尽重光协洽,
凡四年有奇。 …………… (6649)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十四

唐纪五十 起玄默浞滩,尽阙逢闾茂五月,
凡二年有奇。 …………… (6677)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一

唐纪三十七 起屠维大渊献，尽上章困敦，凡二年。

肃宗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下之上

乾元二年

春，正月，己巳朔，史思明筑坛于魏州城北，自称大圣燕王；以周挚为行军司马。李光弼曰：“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进，此欲使我懈惰，而〔以〕精锐掩吾不备也。请与朔方军同逼魏城，求与之战，彼怨嘉山之败，必不敢轻出。得旷日引久，则邺城必拔矣，庆绪已死，彼则无辞以用其众也。”鱼朝恩以为不可，乃止。

戊寅，上祀九宫贵神，用王珣之言也。乙卯，耕藉田。

镇西节度使李嗣业攻邺城，为流矢所中，丙申，薨；后马使荔非元礼代将其众。初，嗣业表段秀实为怀州长

唐纪三十七 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

春季，正月，己巳朔（初一），史思明于魏州城北修筑祭坛，祭天称王，自称大圣燕王，任命周挚为行军司马。李光弼说：“史思明攻占魏州后，按兵不动，这样做是为了松懈我们的意志，然后用精兵突然袭击我们的不备。请让我和朔方军联兵进逼魏州城，向史思明挑战，史思明鉴于嘉山之败的经验，必定不敢轻易出战。这样旷日持久，我们就能够收复邺城。如果安庆绪败死，史思明就会失去号召力，难以号令叛军。”而观军容使宦官鱼朝恩却认为不可行，只好作罢。

戊寅（初十），肃宗采纳王珣的建议，祭祀九宫贵神。乙卯（疑误），肃宗行藉田礼，亲自耕田，以示重农。

镇西节度使李嗣业在攻打邺城时，被流箭射中，丙申（二十八日）去世。兵马使荔非元礼代替他率领军队。起初，李嗣业奏请任命段秀实为怀州长史，主管留后事宜。此

史，知留后事，时诸军屯戍日久，财竭粮尽，秀实独运刍粟，募兵市马以奉镇西行营，相继于前。

二月，壬子，月食，既。先是百官请加皇后尊号曰“辅圣”，上以问中书舍人李揆，对曰：“自古皇后无尊号，惟韦后有之，岂足为法！”上惊曰：“庸人几误我！”会月食，事遂寝。后与李辅国相表里，横于禁中，干豫政事，请托无穷，上颇不悦，而无如之何。

郭子仪等九节度使包围邺城，筑垒再重，穿堑三重，雍漳水灌之。城中井泉皆溢，构栈而居，自冬涉春，安庆绪坚守以待史思明，食尽，一鼠直钱四千，淘墙馘及马矢以食马。人皆以为克在朝夕，而诸军既无统帅，进退无所禀；城中人欲降者，碍水深，不得出。城久不下，上下解体。

思明乃自魏州引兵趣邺，使诸将去城各五十里为营，每营击鼓三百面，遥胁之。又每营选精骑五百，日于城下抄掠，官军出，即散归其营；诸军人马牛车日有所失，樵采甚艰，昼备之则夜至，夜备之则昼至。时天下饥馑，转餉者南自江、淮，西自并、汾，舟车相继。思明多遣壮士窃官军装号，督趣运者，责其稽缓，妄

时，诸军因为屯兵于邺城之下日久，财竭粮尽，而只有段秀实运送粮草，招兵买马，以供应镇西行营兵，道路上络绎不绝。

二月，壬子（十五日），出现月食。此前，百官请求加封张皇后尊号为“辅圣”，肃宗因此事问中书舍人李揆，李揆回答说：“自古皇后都没有尊号，只有中宗时韦皇后曾经有过尊号，如何能够效法呢！”肃宗吃惊地说：“庸人几乎误我！”适逢出现月食，于是此事搁置。后来张皇后与宦官李辅国相勾结，横行朝中，干预政事，无穷尽地请托。肃宗虽然心中不满，但也无可奈何。

郭子仪等九节度使包围邺城，筑垒两道，挖壕三重，堵塞漳河水灌城。邺城中井泉都有水溢出，人们构栈而住，从冬天一直到春天，安庆绪坚守城池，等待史思明率兵解围，城中粮尽，以至一只老鼠值钱四千，士卒挖出墙中的麦秸及马粪来喂养战马。人们都以为邺城危在旦夕，必能攻下，但是官军的各路军队因为没有统帅，进退没有统一指挥；城里的人想要投降，但水深不得出城。这样邺城久攻不下，官军疲困解体，没有士气。

史思明才率兵从魏州进军邺城，命令诸将在离邺城五十里处扎营，每个营中击鼓三百面，遥为安庆绪声援，威胁官军。史思明又从每个营中挑选精锐骑兵五百，每天到城下劫掠，官军如果出来交战，他们就散归自己的军营。这样官军各路的人马牛车每天都有丧失，甚至采集薪柴都很艰难。官军白天防备，叛军骑兵就在夜里来骚扰；如果夜里防备，叛军则白天骚扰。当时天下饥荒，军中所用粮饷都是南从江、淮，西自并州、汾州运来，船车相继不断。于是史思明派壮士

杀戮人，运者骇惧；舟车所聚，则密纵火焚之；往复聚散，自相辨识，而官军逻捕不能察也。由是诸军乏食，人思自溃。思明乃引大军直抵城下，官军与之刻日决战。

三月，壬申，官军步骑十万陈于安阳河北，思明自将精兵五万敌之，诸军望之，以为游军，未介意。思明直前奋击，李光弼、王思礼、许叔冀、鲁炆先与之战，杀伤相半；鲁炆中流矢。郭子仪承其后，未及布陈，大风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昼晦，咫尺不相辨，两军大惊，官军溃而南，贼溃而北，弃甲仗輜重委积于路。子仪以朔方军断河阳桥保东京。战马万匹，惟存三千，甲仗十万，遗弃殆尽，东京士民惊骇，散奔山谷，留守崔圆、河南尹苏震等官吏南奔襄、邓，诸节度各溃归本镇。士卒所过剽掠，吏不能止，旬日方定。惟李光弼、王思礼整顿勒部伍，全军以归。

子仪至河阳，将谋城守，师人相惊，又奔缺口。诸将继至，众及数万，议捐东京，退保蒲、陕。都虞候张用济曰：“蒲、陕荐饥，不如守河阳，贼至，并力拒之。”子仪从之。

窃取官军的服装和号令，督促运粮者，斥责他们缓慢，妄加杀戮，使转运的人惊骇恐惧。他们又在运送粮饷船车聚集的地方，偷偷放火焚烧。聚散无常，他们自己能够相识别，但巡逻的官军士卒却抓不到，也侦察不出行迹。因此官军缺乏粮食，人心涣散。史思明于是率领大军直抵城下，与官军很快就要决战。

三月，壬申（初六），官军步、骑兵六十万于安阳河北摆开阵势，史思明亲自率领精兵五万来交战，官军望见，以为流动部队，没有介意。史思明身先士卒，率军冲锋，李光弼、王思礼、许叔冀与鲁炆先领兵迎战，杀伤各半，鲁炆还被流箭射中。郭子仪率兵紧跟在后面，还未及布阵，大风急起，吹沙拔木，天地昏暗，咫尺之间，人马不辨，两军都大惊，官军向南溃退，叛军向北溃退，所丢弃的武器盔甲等军用物资满路都是。郭子仪命令朔方军切断河阳桥，以确保东京的安全。一万匹战马只剩下三千，十万盔甲兵器几乎全部丧失。东京城中的官吏民众十分惊恐，都争相逃向山中，留守崔圆与河南尹苏震等官吏向南逃奔襄州、邓州，各路节度使也率领自己的兵马逃回本镇。这些败兵沿路大肆劫掠，胡作非为，当地官吏和军中将帅无法制止，十余天才安定下来。只剩下李光弼、王思礼整顿战马、队伍，全军得以回归。

郭子仪到达河阳，打算坚守河阳城，因部队自相惊扰，又逃奔缺口。这时部将都陆续赶到，点检人马，才有几万，大家商议放弃东京，退守蒲州、陕州。都虞候张用济说：“蒲州和陕州连年饥荒，不如坚守河阳，叛军假如来攻，就全力坚守。”郭子仪听从了。于

使都游弈使灵武韩游瑰将五百骑前趣河阳，用济以步卒五千继之。周挚引兵争河阳，后至，不得入而去。用济役所部兵筑南、北两城而守之。段秀实帅将士妻子及公私輜重自野戍度河，待命于河清之南岸，荔非元礼至而军焉。诸将各上表请罪，上皆不问，惟削崔圆阶封，贬苏震为济王府长史，削银青光阶。

史思明审知官军溃去，自沙河收整士众，还屯邺城南。安庆绪收子仪等营中粮，得六七万石，与孙孝哲、崔乾祐谋闭门更拒思明。诸将曰：“今日岂可复背史王乎！”思明不与庆绪相闻，又不南追官军，但日于军中飧士。张通儒、高尚等言于庆绪曰：“史王远来，臣等皆应迎谢。”庆绪曰：“任公黜往。”思明见之涕泣，厚礼而归之。经三日，庆绪不至。思明密召太清令诱之，庆绪窘蹙，不知所为，乃遣太清上表称臣于思明，请銜解甲入城，奉上玺绶。思明省表，曰：“何至如此！”因出表遍示将士，咸称万岁。乃手疏唁庆绪而不称臣，且曰：“愿为兄弟之国，更作藩篱之援。鼎足而立，犹或庶几；北面之礼，固不敢受。”并封表还之。庆绪大悦，因请歃血同盟，思明

是就派都游弈使灵武人韩游瑰率领五百骑兵先进军河阳，张用济率领五千步兵继后。叛军的行军司马周挚领兵争夺河阳，因为晚到，无法入城而退去。张用济让士兵筑南、北两城打算坚守。段秀实率领镇西将士的家眷以及公私物资从野戍渡过黄河，在河清县南面待命，荔非元礼到后于是驻军于此。各路将帅都上表谢罪，肃宗都不加责问，只是削夺了崔圆的封爵与官阶，并贬苏震为济王府长史，削夺银青光禄大夫官阶。

史思明审知官军败退，从沙河整顿兵马，还军邺城南面。安庆绪收拢了郭子仪军队败退时留在营中的粮食，有六七万石，于是就与孙孝哲、崔乾祐等谋划关闭城门抗拒史思明。这时各位将领说：“我们现在怎么能够背叛史王呢！”而史思明既不和安庆绪通报情况，也不南下追击官军，只是每天在军中宴请士卒。张通儒、高尚等人对安庆绪说：“史王远道率兵来救援我们，我们都应该去迎接感谢。”安庆绪说：“随你们去吧。”史思明见到张通儒、高尚等，痛哭流涕，重加礼赏，让他们回去。过了三天，安庆绪还不来。于是史思明秘密地把安太清召来，使他诱骗安庆绪，安庆绪无计可施，不知道如何办才好，于是派安太清向史思明上表称臣，并说等待史思明安顿好部队入城后，就奉上皇帝印玺。史思明看了表书说：“你何必要这样呢！”并把表书拿出来让将士们看，将士们都呼喊万岁。因此史思明就亲手写信安慰安庆绪，并不称臣，只是说：“愿与你作为兄弟邻国，互相援助。我们之间地位平等，鼎足而立，这还差不多；如果向我称臣，实在不敢接受。”并把表书封缄后还给安庆绪。安庆绪十分高

许之。庆绪以三百骑诣思明营，思明令军士擐甲执兵以待之，引庆绪及诸弟入至庭下。庆绪再拜稽首曰：“臣不克荷负，弃失两都，久陷重围，不意大王以太上皇之故，远垂救援，使臣应死复生，摩顶至踵，无以报德。”思明忽震怒曰：“弃失两都，亦何足言。尔为人子，杀父夺其位，天地所不容。吾为太上皇讨贼，岂受尔佞媚乎！”即命左右牵出，并其四弟及高尚、孙孝哲、崔乾祐皆杀之；张通儒、李庭望等悉授以官。思明勒兵入邺城，收其士马，以府军赏将士，庆绪先所有州、县及兵皆归于思明。遣安太清将兵五千取怀州，因留镇之。思明欲遂西略，虑根本未固，乃留其子朝义守相州，引兵还范阳。

甲申，回纥骨啜特勒、帝德等十五人自相州奔还西京，上宴之于紫宸殿，赏赐有差。庚寅，骨啜特勒等辞还行营。

辛卯，以荔非元礼为怀州刺史，权知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元礼复以段秀实为节度判官。

甲午，以兵部侍郎吕誾同平章事，乙未，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苗晋卿为太子太傅，

兴，于是请求与史思明歃血结盟，史思明应允。于是安庆绪带领三百名骑兵来到史思明军营中，史思明命令士卒全副武装防备安庆绪，然后引安庆绪和他的几个弟弟进入庭中。安庆绪叩头再拜说：“作为臣下我治军无方，丧失东西二京，并陷于重兵包围之中，没料到大王看在我父亲太上皇的情分上，远来救危，使我复生，恩深如海，终生难以报答。”史思明忽然震怒说：“丢失两京，何足挂齿。你身为入子，杀父篡位，天地所不容。我是替太上皇讨伐你这个逆贼，怎么肯受你讨好的假话欺骗呢！”当即命令左右的人把安庆绪连同他的四个弟弟以及高尚、孙孝哲、崔乾祐等杀掉。张通儒、李庭望等人都被授以官职。然后史思明整军入邺城，集拢了安庆绪的兵马，把府库中的财物分赏给将士，安庆绪原先所占据的州、县以及兵马全归史思明所有。史思明又派安太清率兵五千攻取怀州，于是留安太清镇守怀州。史思明想马上率兵向西发展，念及后方还不稳固，于是就把他的儿子史朝义留下镇守相州，自己率兵返回范阳。

甲申（十八日），回纥将领骨啜特勒、帝德等十五人从相州逃回西京，肃宗于紫宸殿宴请他们，并赏赐给他们数量不等的财物。庚寅（二十四日），骨啜特勒等辞别，返回行营。

辛卯（二十五日），肃宗任命荔非元礼为怀州刺史，代理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荔非元礼又任命段秀实为节度判官。

甲午（二十八日），肃宗任命兵部侍郎吕誾同平章事，乙未（二十九日），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苗晋卿为太子太傅，王玙为刑

王珣为刑部尚书，皆罢政事。以京兆尹李峴行吏部尚书，中书舍人兼礼部侍郎李揆为中书侍郎，及户部侍郎第五琦并同平章事。上于峴恩意尤厚，峴亦以经济为己任，军国大事多独决于峴。于是京师多盗，李辅国请选羽林骑士五百以备巡逻。李揆上疏曰：“昔西汉以南北军相制，故周勃因南军入北军，遂安刘氏。皇朝置南、北牙，文武区分，以相伺察。今以羽林代金吾警夜，忽有非常之变，将何以制之！”乃止。

丙申，以郭子仪为东畿、山东、河东诸道元帅，权知东京留守。以河西节度使来瑱行陕州刺史，充陕、虢、华州节度使。

夏，四月，庚子，泽潞节度使王思礼破史思明将杨旻于潞城东。

太子詹事李辅国，自上在灵武，判元帅行军司马事，侍直帷幄，宣传诏命，四方文奏，宝印符契，晨夕军号，一以委之。及还京师，专掌禁兵，常居内宅，制敕必经辅国押署，然后施行，宰相百司非时奏事，皆因辅国关白、承旨。常于银台门决天下事，事无大小，辅国口为制敕，写付外施行，事毕闻奏。又置察事数十人，潜令于人间听察细

部尚书，都免去他们的政事。又任命京兆尹李峴为吏部尚书，中书舍人兼礼部侍郎李揆为中书侍郎，以及户部侍郎第五琦并同平章事。肃宗非常赏识李峴，李峴也以经国治邦为己任，所以军国大事多由李峴一人处理。当时京城盗贼横行，宦官李辅国请求挑选羽林军的五百骑兵以备巡逻。李揆上疏说：“以前西汉王朝设置南北二军互相制约，所以周勃能够率南军进入北军，于是安定了刘氏王朝。我们大唐王朝设置南牙与北牙，文臣和武将相区别，以使其互相监督。现在用羽林军代替金吾卫巡夜，假如发生突发事件，怎么控制局势呢！”此事于是作罢。

丙申（三十日），肃宗任命郭子仪为东畿、山东、河东诸道元帅，暂代东京留守。又任命河西节度使来瑱为陕州刺史，并兼任陕州、虢州、华州节度使。

夏季，四月，庚子（初四），泽潞节度使王思礼于潞城东面击败史思明的将领杨旻。

太子詹事宦官李辅国，自肃宗在灵武时，就任元帅府行军司马，侍奉在肃宗左右，宣布诏敕诰命，肃宗把四方来的文书奏疏，军中的印玺符契以及军队的号令集训等事，全部委任于他。至收复京师后，李辅国又专掌禁军，时常住在宫中的署舍里，肃宗所颁下的制敕，必须经过李辅国画押签署，然后才能施行，宰相和百官有急事上奏时，都要通过李辅国禀告和受旨。李辅国常常在银台门处理国家的政事，无论大小事，都由李辅国口宣制敕，写好后交付外面执行，待事情完结后才上奏给肃宗。李辅国又置察事数十人，

事，即行推按；有所追索，诸司无敢拒者。御史台、大理寺重囚，或推断未毕，辅国追诣银台，一时纵之。三司、府、县鞠狱，皆先诣辅国咨禀，轻重随意，称制敕行之，莫敢违者。宦官不敢斥其官，皆谓之五郎。李揆山东甲族，见辅国执子弟礼，谓之五父。

及李峴为相，于上前叩头，论制敕皆应由中书出，具陈辅国专权乱政之状，上感寤，赏其正直；辅国所行事，多所变更，罢其察事。辅国由是让行军司马，请归本官，上不许。壬寅，制：“比缘军国务殷，或宣口敕处分。诸色取索及杖配囚徒，自今一切并停。如非正宣，并不得行。中外诸务，各归有司。英武军虞候及六军诸使、诸司等，比来或因论竞，悬自追摄，自今一切须经台、府。如所由处断不平，听具状奏闻。诸律令除十恶、杀人、奸、盗、造伪外，餘烦冗一切删除，仍委中书、门下与法官详定闻奏。”辅国由是忌峴。

甲辰，置陈、郑、亳节度使，以邓州刺史鲁灵为之；以徐州刺史尚衡为青、密等七州节度使；以兴平军节度使李夷

暗地里让他们打听民间的秘密事情，然后再加审讯。如果要追查什么案子，朝廷各部门都不敢加以拒绝。关在御史台与大理寺内的重刑犯人，有的还没有审讯完毕，李辅国就追到银台门，一时把这些人全部放掉。御史台、中书省、门下省三司以及府、县审理案件，都要先报告李辅国，听其指示，随他的意思而判，声称是皇上的制敕，命令实行，无人敢于违抗。宦官不能直呼李辅国的官名，都称他五郎。李揆是崑山以东地区的名门大族，见了李辅国还要行子弟礼，称他为五父。

李峴做宰相以后，在肃宗面前叩头，论说皇上的制敕都应该由中书省出，并陈述李辅国专权乱政的情况，肃宗因此醒悟，称赞李峴正直，李辅国做事也多所改变，罢掉了那些察事。李辅国因此又辞让元帅府行军司马一职，请求回归本官为太子詹事，肃宗不同意。肃宗下制说：“近来因为军国大事繁忙，有时让人宣布口敕处理政事。从今以后，各种索取和棍打发配囚犯之事，全部停止。假如不是由中书省所宣布的救命，都不能施行。朝野内外的一切事务，各由主管部门办理。英武军的虞候及禁军六军的各使、各司，近来有时为了竞争，就各自追踪犯人，从今以后，所有案件都要经过御史台与京兆府处理，如果台、府官员处理判决不公，允许写状上奏。各种刑律除了十恶、杀人、奸、盗、伪造罪外，其余的过烦过多的条款，全部删除，并委托中书省、门下省与法官详细确定以后再上奏告知。”李辅国因此忌恨李峴。

甲辰（初八），唐朝设陈州、郑州、亳州节度使，任命邓州刺史鲁灵为节度使，任命徐州刺史尚衡为青州、密州等七州节度使，兴平军节度使李夷兼任豫州、许州、汝州三

兼豫、许、汝三州节度使；仍各于境上守捉防御。

九节度之溃于相州也，鲁灵所部兵剽掠尤甚，闻郭子仪退屯河上，李光弼还太原，灵惭惧，饮药而死。

史思明自称大燕皇帝，改元顺天，立其妻辛氏为皇后，子朝义为怀王，以周挚为相，李归仁为将，改范阳为燕京，诸州为郡。

戊申，以鸿胪卿李抱玉为郑、陈、颍、亳节度使。抱玉，安兴贵之后也，为李光弼裨将，屡有战功，自陈耻与安禄山同姓，故赐姓李氏。

回纥毗伽阙可汗卒，长子叶护先遇杀，国人立其少子，是为登里可汗。回纥欲以宁国公主为殉。公主曰：“回纥慕中国之俗，故娶中国女为妇。若欲从其本俗，何必结昏万里之外邪！”然亦为之辔面而哭。

凤翔马坊押官为劫，天兴尉谢夷甫捕杀之。其妻讼冤。李辅国素出飞龙厩，敕监察御史孙莹鞠之，无冤。又使御史中丞崔伯阳、刑部侍郎李晔、大理卿权献鞠之，与莹同。妻犹不服。又使侍御史太平毛若虚鞠之。若虚倾巧士，希辅国意，归罪夷甫。伯阳怒，召若虚诘责，欲劾奏之。若虚先自

州节度使。各节度使仍在自己境内行使防御使与守捉使的职权。

九节度使兵败相州，鲁灵部下的士卒劫掠尤为厉害，得知郭子仪退兵到黄河岸边，李光弼回军太原，鲁灵惭愧恐惧，饮毒药而死。

史思明自称大燕皇帝，改年号为顺天，立妻子辛氏为皇后，儿子史朝义为怀王，任命周挚为宰相，李归仁为大将，改范阳为燕京，各州改称为郡。

戊申（十二日），肃宗任命鸿胪卿李抱玉为郑州、陈州、颍州、亳州节度使。李抱玉为安兴贵后代，李光弼部下裨将，屡次立有战功，自己奏陈耻与安禄山同姓，所以被赐姓李氏。

回纥毗伽阙可汗去世，因其长子叶护已遇刺身亡，所以国人立其幼子为可汗，这就是登里可汗。回纥打算让宁国公主为毗伽阙可汗殉葬，公主说：“回纥因为羡慕中国的风俗，所以才娶中国女子为妻。假如要遵从你们本来的风俗，何必要与万里之外的中国女人结婚呢！”但公主还是按照回纥的风俗，为回纥可汗割破面颊，流血哭泣。

凤翔管马坊的押官因为抢劫，被天兴县尉谢夷甫捉住杀掉。押官的妻子为其丈夫诉冤。李辅国原本是飞龙马厩养马小儿出身，于是就命令监察御史孙莹审问，结果不是冤案。李辅国又让御史中丞崔伯阳、刑部侍郎李晔、大理卿权献审问，与孙莹相同。押官的妻子仍然不服，李辅国又让侍御史太平人毛若虚审问，毛若虚本是小人，根据李辅国的意图，归罪于谢夷甫。崔伯阳愤怒，于是把毛若虚叫来质问，打算上奏弹劾他。毛若

归于上，上匿若虚于帘下。伯阳寻至，言若虚附会中人，鞠狱不直。上怒，叱出之。伯阳贬高要尉，献贬桂阳尉，晔与凤翔尹严向皆贬岭下尉，莹除名，长流播州。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李峴奏伯阳等无罪，责之太重；上以为朋党，五月，辛巳，贬峴蜀州刺史。右散骑常侍韩择木入对，上谓之曰：“李峴欲专权，今贬蜀州，朕自觉用法太宽。”对曰：“李峴言直，非专权。陛下宽之，只益圣德耳。”若虚寻除御史中丞，威振朝廷。

壬午，以滑、濮节度使许叔冀为汴州刺史，充滑、汴等七州节度使；以试汝州刺史刘展为滑州刺史，充副使。

六月，丁巳，分朔方置邠、宁等九州节度使。

观国容使鱼朝恩恶郭子仪，因其败，短之于上。秋，七月，上召子仪还京师，以李光弼代为朔方节度使、兵马元帅。士卒涕泣，遮中使请留子仪。子仪给之曰：“我栈中使耳，未行也。”因跃马而去。

光弼愿得亲王为之副，辛巳，以赵王係为天下兵马元帅，光弼副之，仍以光弼知诸节度行营。光弼以河东骑五百驰赴东都，夜，入其军。光弼

虚自己先跑到肃宗那里，肃宗把毛若虚藏在帘子后面。不久崔伯阳至，说毛若虚依附宦官，审理案件不公平。肃宗听后愤怒，就把崔伯阳喝斥出去。于是贬崔伯阳为高要县尉，大理卿权献为桂阳县尉，刑部侍郎李晔与凤翔尹严向也都被贬到岭南做县尉。监察御史孙莹被削除名籍，流放播州。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李峴上奏，说崔伯阳无罪，处理太重，肃宗认为李峴与崔伯阳等人结党，五月，辛巳（十六日），贬李峴为蜀州刺史。右散骑常侍韩择木入朝应对，肃宗对他说：“李峴打算专权，如今已被贬为蜀州刺史，朕还觉得用法太宽。”韩择木回答说：“李峴直言不讳，并非专权。陛下如果能够宽大地处理，只能够增加陛下的圣德。”不久，毛若虚被任命为御史中丞，威震朝廷。

壬午（十七日），肃宗任命滑、濮节度使许叔冀为汴州刺史，兼滑、汴等七州节度使；又任命试汝州刺史刘展为滑州刺史，兼节度副使。

六月，丁巳（二十三日），朝廷在朔方节度下分设邠州、宁州等九州节度使。

宦官观军容使鱼朝恩忌恨郭子仪，借相州之败，在肃宗面前进谗。秋季，七月，肃宗召郭子仪回京师，任命李光弼为朔方节度使、兵马元帅。朔方士卒痛哭流涕，挡住传达命令的宦官，请求将郭子仪留下来。郭子仪蒙骗士卒们说：“我先去送别传达命令的宦官，不是想离开。”借此跳上马而去。

李光弼希望能让一亲王为天下兵马元帅，自己为副元帅，辛巳（十七日），肃宗任命赵王李係为天下兵马元帅，李光弼为副元帅，仍兼统诸节度行营。李光弼率领河东镇的五百骑兵驰奔东都赴任，于夜晚进入朔方军。

治军严整，始至，号令一施，士卒、壁垒、旌旗、精彩皆变。是时朔方将士乐子仪之宽，惮光弼之严。

左厢兵马使张用济屯河阳，光弼以檄召之。用济曰：“朔方，非叛军也，乘夜而入，何见疑之甚邪！”与诸将谋以精锐突入东京，逐光弼，请子仪；命其士皆被甲上马，衔枚以待。都知兵马使仆固怀恩曰：“邺城之溃，郭公先去，朝廷丽帅，故罢其兵柄。今逐李公而强请之，违拒朝命，是反也，其可乎！”右武锋使康元宝曰：“君以兵请郭公，朝廷必疑郭公讽君为之，是破其家也。郭公百口何负于君乎！”用济乃止。光弼以数千骑东出汜水，用济单骑来谒。光弼责用济召不时至，斩之，命部将辛京果代领其众。

仆固怀恩继至，光弼引坐，与语。须臾，阍者曰：“藩、浑五百骑至矣。”光弼变色。怀恩走出，召麾下将，阳责之曰：“语汝勿来，何得固违！”光弼曰：“士卒随将，亦复何罪！”命给牛酒。

丁亥，以潞沁节度使王思礼兼太原尹，充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

初，潼关之败，思礼马中

李光弼治军严整，抵达朔方军营中后，号令一经下达，朔方军的士卒、营垒、旌旗等军容为之一变。这时朔方军的将士都喜欢郭子仪的宽厚，而害怕李光弼的严厉。

朔方军左厢兵马使张用济率兵屯驻河阳，李光弼发檄书召他。张用济说：“朔方军又不是叛兵，而李光弼夜晚来到军中，为何要这样猜疑我们呢！”于是就与其他的将领商议，要用精锐骑兵突入东京，赶跑李光弼，将郭子仪请回来。于是就命令士兵被甲上马，整装待发。这时都知兵马使仆固怀恩说：“九节度使邺城之败时，郭将军先率兵退却，朝廷责罚元帅，所以罢了他的兵权。如今若是赶走李将军而强请郭将军回来，这是反叛行为，怎么能行呢！”右武锋使康元宝也说：“你率兵强请郭将军回来，朝廷定会怀疑这是郭将军暗示你这么干，这不是要他家破人亡吗！郭将军百口之家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的呢！”张用济听后才罢休。李光弼率领数千名骑兵东出汜水县，张用济单枪匹马来晋见李光弼。李光弼责备张用济接到檄书没有及时赶到，就杀了他，并命令部将辛京果代他率兵。

仆固怀恩接着到达，李光弼带他人座，与他谈话。不一会儿，看门的报告说：“来了蕃种和浑种的五百名骑兵。”李光弼听后大惊失色。这时仆固怀恩走了出来，召来部下的将领，佯装责备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不要来，为何要违抗我的命令呢！”李光弼说：“士卒跟随自己的将帅，也没有什么过错。”命令部下杀牛置酒招待这些士卒。

肃宗任命潞沁节度使王思礼兼任太原尹，并兼任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

起初，潼关战败，王思礼的马中箭而死，

矢而毙，有骑卒盩厔张光晟下马授之，问其姓名，不告而去。思礼阴识其状貌，求之未获。及至河东，或谮代州刺史河西辛云京，思礼怒之，云京惧，不知所出。光晟时在云京麾下，曰：“光晟尝有德于王公，从来不敢言者，耻以此取赏耳。今使君有急，光晟请往见王公，必为使君解之。”云京喜，即遣之。光晟谒思礼，未及言，思礼识之，曰：“噫！子非吾故人乎？何相见之晚邪！”光晟以实告，思礼大喜，执其手，流涕曰：“吾之有今日，皆子力也，吾求子久矣。”引与同榻坐，约为兄弟。光晟因从容言云京之冤。思礼曰：“云京过亦不细，今日特为故人舍之。”即日擢光晟为兵马使，赠金帛田宅甚厚。

辛卯，以朔方节度副使、殿中监仆固怀恩兼太常卿，进爵大宁郡王。怀恩从郭子仪为前锋，勇冠三军，前后战功居多，故赏之。

八月，乙巳，襄州将康楚元、张嘉延据州作乱，刺史王政奔荆[州]。楚元自称南楚霸王。

回纥以宁国公主无子，听归；丙辰，至京师。

戊午，上使将军曹日升往

这时有一名骑兵盩厔县人张光晟把自己的马给了他，王思礼问他的姓名，他未告而别。王思礼暗暗地记住了张光晟的相貌，后来多方寻找，但没有找到。王思礼到了河东后，有人进谗言陷害代州刺史河西人辛云京，王思礼愤怒，辛云京惧怕，不知怎么办才好。这时张光晟在辛云京的部下，就对辛云京说：“我曾经帮助过王将军，一向不敢提起这件事的原因，是认为以这件事来取赏是耻辱。如今你有危急，请让我去见王将军，一定能为你消除危险。”辛云京就高兴地让他去了。张光晟谒见王思礼，还没有说话，就被王思礼认了出来，说：“噫！你难道不是我的救命恩人吗？为何这样晚才见到你呢！”张光晟就把实情告诉了王思礼。王思礼十分高兴，握着张光晟的手，涕泣呜咽地说：“我所以能有今天，都是因为你救我一命的功劳。我一直在寻找你。”于是引张光晟同床而坐，相约结为兄弟。张光晟借机谈了辛云京的冤情。王思礼说：“辛云京罪过也不小，如今为你的情面而饶恕他。”当日，王思礼就提升张光晟为兵马使，并赠给他许多钱财以及田地宅第。

辛卯（二十七日），肃宗任命朔方节度副使、殿中监仆固怀恩兼任太仆卿，进爵大宁郡王。仆固怀恩是郭子仪的前锋，勇冠三军，屡次荣立战功，所以朝廷加以奖赏。

八月，乙巳（十二日），襄州将领康楚元、张嘉延占据州城，举兵反乱，襄州刺史王政逃向荆州。康楚元自称南楚霸王。

回纥因为宁国公主无子，让她回朝。丙辰（二十三日），宁国公主回到京师。

戊午（二十五日），肃宗派将军曹日升至

襄州慰谕康楚元，贬王政为饶州长史，以司农少卿张光奇为襄州刺史；楚元不从。

壬戌，以李光弼为幽州长史、河北节度等使。

九月，甲午，张嘉延袭破荆州，荆南节度使杜鸿渐弃城逃走，澧、朗、郢、峡、归等州官吏闻之，争潜窜山谷。

戊辰，更令绛州铸乾元重宝大钱，加以重轮，一当五十；在京百官，先以军旅皆无俸禄，宜以新钱给其冬料。

丁亥，以太子少保崔光远为荆、襄招讨使，充山南东道处置兵马都使；以陈、颍、亳、申节度使王仲升为申、沔等五州节度使，知淮南西道行军兵马。

史思明使其子朝清守范阳，命诸郡太守各将兵三千从己向河南，分为四道，使其将令狐彰将兵五千自黎阳济河取滑州，思明自濮阳，史朝义自白皋，周挚自胡良济河，会于汴州。

李光弼方巡河上诸营，闻之，还入汴州，谓汴滑节度使许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州十五日，我则将兵来救。”叔冀许诺。光弼还东京。思明至汴州，叔冀与战，不胜，遂与濮州刺史董秦及其将梁浦、刘从

襄州安慰康楚元，并贬王政为饶州长史，任命司农少卿张光奇为襄州刺史，康楚元不答应。

壬戌（二十九日），任命李光弼为幽州长史、河北节度等使。

九月，甲午（疑误），张嘉延攻破荆州，荆南节度使杜鸿渐弃城逃走，澧、朗、郢、峡、归等州的官吏闻知，争相逃入山谷中。

戊辰（初五），肃宗又命令绛州铸造乾元重宝大钱，并于背面的外郭加上重轮，以一钱当五十钱用。当时在京城百官战乱不断，都没有俸禄，这时用新铸的乾元重宝大钱支给他们的冬季俸禄。

丁亥（二十四日），任命太子少保崔光远为荆州、襄州招讨使，并兼任山南东道处置兵马都使。又任命陈州、颍州、亳州、申州节度使王仲升为申州、沔州等五州节度使，并领淮南西道行营的兵马。

史思明使其儿子史朝清镇守范阳，然后命令各郡太守各率兵三千跟从自己南下进攻河南地区，把军队分为四路，命部将令狐彰率兵五千从黎阳渡河进攻滑州，史思明自己率兵从濮阳渡黄河，史朝义率兵从白皋渡黄河，周挚率兵从胡良渡黄河，相约在汴州会合。

李光弼正在巡察黄河边上的各营部队，得知史思明率兵南下，马上返回汴州，对汴滑节度使许叔冀说：“你假如能够坚守汴州十五天，我就率兵来救。”许叔冀答应了。于是李光弼回东京。史思明率兵进攻汴州，许叔冀与史思明交战兵败，就与濮州刺史董秦及部将梁浦、刘从谏、田神功等投降了史思明。

谏、田神功等降之。思明以叔冀为中书令，与其将李详守汴州；厚待董秦，收其妻子，置长芦为质；使其将南德信与梁浦、刘从谏、田神功等数十人徇江、淮。神功，南官人也，思明以为平卢兵马使。顷之，神功袭德信，斩之。从谏脱身走。神功将其众来降。

思明乘胜西攻郑州，光弼整众徐行，至洛阳，谓留守韦陟曰：“贼乘胜而来；利在按兵，不利速战。洛城不可守，于公计何如？”陟请留兵于陕，退守潼关，据险以挫其锐。光弼曰：“两敌相当，贵进忌退，今无故弃五百里地，则贼势益张矣。不若移军河阳，北连泽潞，利则进取，不利则退守，表里相应，使贼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势也。夫辨朝廷之礼，光弼不如公；论军旅之事，公不如光弼。”陟无以应。判官韦损曰：“东京帝宅，侍中奈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则汜水、崑岭、龙门皆应置兵，子为兵马判官，能守之乎？”遂移牒留守韦陟使帅东京官属西入关，牒河南尹李若幽使帅吏民出城避贼，空其城。光弼帅军士运油、铁诸物诣河阳为守备，光弼以五百骑殿。时思明游兵已至石桥，诸将请曰：“今自洛城而北乎，当石桥而

史思明任命许叔冀为中书令，与他的部将李详一起守卫汴州。又厚待董秦，将他的妻子和儿子安置在长芦县，作为人质。史思明又让自己的部将南德信与梁浦、刘从谏、田神功等数十人攻路江、淮地区。田神功是南官县人，史思明任命他为平卢兵马使。不久，田神功就袭击杀死南德信。刘从谏脱身逃走。田神功又率兵归降朝廷。

史思明率兵乘胜西攻郑州，李光弼整军缓慢而行，到了洛阳，对留守韦陟说：“叛军乘胜进攻，我们应按兵不动，不宜与敌速战速决。洛阳城难以坚守，你有什么计策呢？”韦陟请求留兵于陕郡，退守潼关，占据险要之地，以挫敌人锋锐。李光弼说：“两军相当，贵进忌退，如今没来由地放弃五百里地，叛军的势力就会越发嚣张。不如移军河阳，北与泽潞兵相连，如果有利就进取，不利就退守，里外相应，使叛军不敢向西进攻，这形势就如同猿猴伸缩自如的手臂。说到朝廷中的礼仪，我不如你；如若论指挥军事，你不如我。”韦陟没有回答。这时判官韦损说：“东京是大唐都城之一，不知道你为什么放弃它而不坚守？”李光弼说：“如果要坚守东京，那么汜水、崑岭、龙门一带都要布兵设防，你是兵马判官，试想能够守得住吗？”于是李光弼下文书命令东京留守韦陟率领东京的官吏及家属西入潼关，发文命河南尹李若幽带领官吏民众出城躲避叛军，使东京变成空城。李光弼则率领士卒把油、铁等军用物资运入河阳，打算防守，李光弼亲自领着五百骑兵殿后。当时史思明的流动部队已经抵达石桥，众将领问李光弼说：“如今是应该从洛阳城北绕过去呢，还是就从石桥上过去？”